



汪风 摄

## 陪我人生起伏的达县米线

□任小春

1991年春节刚过,在渠县文崇乡务农的我,因遭遇家庭变故,只好开始打工生涯。

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达县阁溪桥,揣着文崇区公所一位领导写给厂长的介绍信,满心期待能谋得一份会计或办公室的工作。我们需要烧大炉的!厂长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的希望。烧大炉形同农村烧砖瓦窑,撬杠有六十多斤重,炉内温度有一千多度。劳动强度大,工资又低,有时为了多挣点钱养家糊口,我还要和工友们争抢着去扛粉料包,每扛一袋能多挣五角钱。每餐吃的搪瓷缸钵钵饭,揭去上面那层灰尘饭膜,就着咸菜下咽。有时也加餐,就是发工资后到阁溪桥的砂锅店吃一份达县米线,工友们会吃牛肉米线,而我总是选择便宜五角钱的三鲜米线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,达县米线成了我唯一的慰藉。

环境严峻,条件艰苦,我必须顽强地生存下来。每天的工作三班倒、连轴转。有一天下班后,我正疲惫地倒在床上,厂里一位供销员推开宿舍门,问我能否跟她出去一趟。见我有些茫然,她说:前年厂里有笔货款,我没收到不说,连老板的人影也没有见到,厂长成天批评我。你能否跟我出去碰碰运气?我想,反正孤身一人,在厂里也百无聊赖,便应允了。

坐上从河市经阁溪桥前往达城的公交车,供销员告诉我,欠债老板是个外地人,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,姓杨。那天,天气酷热,我和供销员先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逛,希望和杨经理偶遇,人海茫茫,形同大海捞针。临近中午,我俩饥肠辘辘。供销员说:

走,老弟,你辛苦了,我请你吃达县米线。事有凑巧,刚在米线店落座,供销员的眼睛就发光,她激动地抓住我的手,轻咬着嘴唇。我不知就里,她拉着我站起来,拍了拍一个正在吃米线的中年男子的肩膀:杨经理,您好哇?那人转过头来,怔了怔,瞬间满面堆笑:美女,你们也吃米线啊?我买单。说,吃啥子臊子的?供销员示意我坐下,也打起哈哈,杨经理,客气了,好久不见,肯定该妹妹请您喽!她点了一两三鲜米线,给我点了三两牛肉米线。她知道我吃得,也算是对我的犒赏。一会儿,杨经理放下碗筷,夹起包包想走,供销员微笑着把头凑到他耳边不知说了几句什么,只见杨经理思索片刻,大声武气地说:美女,没问题,你们慢慢吃好,下午两点就到我公司来办

理!随即递给供销员一张名片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就在充满烟火气的达县米线店,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欠债人。供销员的机智和米线店的机缘,不仅追回了欠款,更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当天傍晚,我们回到厂里,厂长看到收回来的人人民币笑嘻嘻了。供销员及时推荐,我也就此告别了大炉,当上了供销员,负责联系万县地区。

那年冬天,我经常出差去万县地区。有一天清晨,起床后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。那时的客车没有空调,赶长途汽车回达县,在车上肯定会冷。我到宾馆服务台讨了点棉花,包裹在脚上,才赶到汽车站乘坐客车。在回达县的路上,崇山峻岭,白雪皑皑,公路上只剩下汽车驶过的车辙印。我到阁溪桥下车后,手脚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。我直奔米线店,声音

颤抖地喊:老板,来二两牛肉米线,加辣!好嘞。老板应声道。一会儿,热气腾腾的米线端上桌,我狼吞虎咽,汤汤水水都没剩。热气从胃里扩散到全身,有了重获新生的感觉。那碗米线,不仅温暖了我的胃,更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
米线于我,还承载着关于亲情的温暖记忆。父母离婚后,年过七旬的婆婆抚养我,婆孙俩相依为命,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绝大部分口粮靠姑姑们供给。四姑嫁到达县石梯镇,五姑嫁到达县张家乡,幺姑嫁到达县九岭乡。四姑家住在石梯大桥附近的赵家湾,渠达友谊桥就是我到四姑家的必经之路。赵家湾和渠达友谊桥与巴河一桥相隔。每次去四姑家,远远就能望到对岸四姑家的瓦屋。四姑和四姑夫总爱给我煮一碗干巴巴的米线,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他们偶尔还会在碗里藏一个煎蛋。为啥要藏在米线里?因为四姑家的大娃细崽多,怕他们说多话。一碗煎蛋米线,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最珍贵的馈赠,盛满了亲人之间无言的爱与牵挂。

后来,我结束了打工生涯,于2003年辗转来到渠县交通局工作,每次到达州市交通运输局开会,总会抽空去吃一碗达县米线。

人生如米线,看似简单却滋味万千。那些在米线店里发生的故事,那些与米线相关的记忆,都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一碗米线,承载着生存的艰辛、机遇的偶然、亲情的温暖和人生的起伏。它提醒我,无论境遇如何变迁,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。

## 难忘往事常萦怀

□譙义三

大半生历经艰难险阻,多少往事常常萦绕心头。

还记得发蒙那天,父亲带着我提一块腊肉去拜师的情景,还记得父亲背着我穿过一片树林去上学的情景,更难忘,蒙师因我不专心学习做不来算术题恨铁不成钢,气得一巴掌打翻黑板的情景。

忘不了,母亲用酸枣与稗子面做成馍,当作我上学路上的干粮,忘不了,母亲漫山遍野采摘金银花扯桦草皮卖了给我凑学费。

忘不了,那个寒冬夜,堂兄送我掉进溪沟水湿衣裤而依然坚持不肯转身。

忘不了,中学时挨饿受冻,带着一个冷馒头到几十里的山沟去挑煤,忘不了,天晴落雨仅有一双旧布鞋,更没有棉衣棉裤,不得不在晚自习后躲进学生食堂的煤灶下取暖及昏倒在石灰窑上。

在嘉陵江畔缙云山下,我加

入了共青团,在惨烈的枪炮声中,我和朋友躲在陋室里闻鸡早读;在金沙江边红军住过的土洞中,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;一双旧胶鞋没穿袜子踩着盈尺深的积雪,还拉着肚子翻越夹金山。

在孟塘滚了一身泥巴染了一身稻香。

从军垦农场出来,我风尘仆仆赶到巴山深处的县城中学。初登讲台竟然把肖像错写成了俏像,我后来还写了反思文章《终生难忘一字羞》。

在罗文中学那个圆月高挂的冬夜,围着熊熊炭火,学校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。当与会的党员全都举手那一刻,我的脸被炭火烤得发烫。会后,我情不自禁,在学校背后的公路上,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沉思。之后,我相继写了《追月》和《永远的月夜》。

我也忘不了我教过的学生。

王英平王英清流着热汗用自行车接送我,侯世彬王英平踏雪到我老家祝贺儿子儿媳新婚;袁宗胜回部队顺便送我,车从罗文开到毛坝,听我说忘了带伞,又把车开回罗文;唐达菊送给我第一件西装,我父母去世,何正森杨仁平双双前来吊唁;我与朋友到河口,我曾在河口中学教过的学生张春宗不顾家属有病,专门从家里赶到河口街上陪伴;在卢家山校办农场,我曾与几个学生将得病的姜尚莲连夜送到山下的医院。无独有偶,侯娟有一次病了,我冒雨把她背到医院,她后来成了我的族弟媳。学生病了,我给他或她熬药煮稀饭,除尽我所能传道授业外,还为他们排忧解难。所以,我教过的学生一直敬重我,也关爱我,经常与我保持联系。我退休回到山里,他们不辞劳苦带着礼品登门拜望。解甲后在重庆任要职的李大刚耗费心血为我编印了《山村短笛》《野棉绽放》《门外杂谈》三本书稿,在书坛颇有名气主编《万源县志》的唐艺在成都召集昔日的师弟师妹相聚

清水河畔,专门为我的新书出版举行座谈会;远在安徽的张先兵多年后回来特地拜望我,还屡次给我寄茶叶,最近又寄来名砚;张清宗刚拜望我不久,又寄来贵重的营养品;向以鲜既是川大的教授也是作家,张述鸿是小有名气的诗人,他们都把我家属一口一个师母,叫得很亲切,去年还要来祝贺我的生日,我因天气太热婉拒了。

难以忘怀的往事还很多。

比如1969年国庆节参加游行,在金水桥边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时的激动,八达岭的苍茫、长白山的欣喜、天涯海角的慨叹;绵山笔会、中山陵留影、苏堤漫步。长子上大学,我们依依惜别,次子住院我深夜照护,我赴京学习,小女牵衣啼哭,带着孙儿雪地赏梅,满身雪花背着孙女翻越老鹰岩。

还有陪容贤求师、与谭敏和道平畅游海南,以及与良朋诤友相处相交的感人情景等,都难以尽述。

今逢生日,特此记之。